

毒所

应仁珍 著



编 选 者：梅 洛

封面设计：张 勤

印 刷 者：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印刷厂

一九八八年九月印刷

印数1—500册

• 非卖品 •

未及开足的花朵

—— 代 前 言 ——

应仁珍去世已经四年了。编印这本小册子，是为了留个纪念。

她生前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一件事物，在人们拥有它的时候，常常不认识其价值，不加珍惜。只有在失去它之后，才知道它的可贵，但已经追悔莫及了。友谊、爱情、健康、自由，都是如此。”

我当时听了也知道其中含有对我的责备，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但并没有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分量。

在她离去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演映，我才越来越痛切地感受到失去了她，是什么样的损失！确实，追悔是没有用的了。

她喜爱文学，这我是知道的。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我也粗略地看过，总以为这是她的“业余爱好”，而党组织分配她的工作，才是她的“主业”。所以对于她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是不关心、不重视的。直到一次和老同学李文达谈起，我想把应仁珍的遗作，编印出版时，文达表示很赞成，说，“应仁珍的小说写得不坏呀！魏金枝曾把她和茹志鹃相提并论呢，评价很高。”我大吃一惊，问他是在哪里看到魏的评论的，他说记不得是在哪一本刊物上了，但肯定是有过这样的评论的。

我跑了几处图书馆，终于在首都图书馆找到了《上海文

学》1959年10月号登载的，老作家魏金枝写的《上海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巨大收获》一文，这是作为该刊主编的一篇总结性的评论。其中有一段是评介女作者的。为免失真，全文抄录如下：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去今两年的大跃进中，在别的许多战线上，也出现了和上述作者（指工人作者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等——摘抄者注）可以并驾齐驱的一些作者。在妇女方面，有写了《百合花》和《如愿》的茹志鹃同志，有写了《声响》的应仁珍同志。她们也象去今两年大跃进中妇女参加劳动的浩大声势一样，在文学阵地上，献出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现在应仁珍同志还是初露头角，看来已经具有作为一个文学作者的才能。而茹志鹃同志在这一两年内的努力，则已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特别对于妇女形象的描写，那种深密细致的风格，那种体贴入微的情感，那种解脱桎梏而得以勇往直前的快乐情绪，具体地显示了作为一个新中国新妇女的特征，在我们文学上为妇女们扬眉吐气。她们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女作者，将来的前途是无限的。”（作于1959年9月11日）

可惜的是魏金枝同志的这一良好祝愿，至少有一半是落空了，茹志鹃同志是继续开拓前进了，而应仁珍的文学“前途”却很快被阻断扼杀了。1959年8月从庐山括起的“反右倾”风暴，年底竟然括到了她的头上。只因她对当时“大炼钢铁”所生产的一堆堆“海绵铁”块，是否有用，表示怀疑，对在一夜之间要强迫学生通过“劳卫制”体育锻炼，发生了学生在操场上晕倒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反映，以及对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并未经上海市委批准(按干部管理权限,对她这级干部的处分是应报市委审批的),在她1960年即将调离上海之际,宣布给她撤职降级的处分。也就是剥夺了她在会议上申辩的机会。递交上去的申辩报告,也相应地被扣压不理。直至1962年,才经过陈丕显同志的干预,得到平反。但这又成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的“罪状”之一。因为那时陈丕显同志又被当作“上海最大的走资派”了。

调到北京之后,她被安排在完全不熟悉的物资部门工作。她的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资格,无形中被取消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此被中断。一簇刚刚萌发的花朵,未及开足,就被摧残了。虽然,她对文学的爱好,却一直没有终结。直到离休之后的最后两年里,她还收看中央电大的汉语课程,自学英语,翻着字典读英文的文学名著或节本。

★ ★ ★

这本小册子收录的十九篇文章,是按发表时间排列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前面的十三篇短文,是1940—1941年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界》半月刊上发表的。这个刊物是以当时上海“孤岛”上的职业妇女为对象的。所谓“孤岛”即周围已经统统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当中还有一块所谓中立的租界。其实日伪势力也已日益渗透,这从最后一篇回忆性的《茅丽瑛、义英会、以及其他》中可以看到。所以有些文章里“日本兵”、“汉奸军”等,不得不以“××兵”、“××军”代之。这些痕迹,此次重印时,仍予保留,以便年轻一代的读者得知一点写作时的环境气氛。其后六篇是解放后,有的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第十五篇是代第二医学院党委起草的抢救钢铁工人邱财康的工作总结。曾在上海解放日报登载过。这是1958

年写的，带有“大跃进”的激情。第十六到十八篇是登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上的，作为短篇小说，其虚构的成份很少，很象今天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之类。最后一篇写于1983年，是应上海妇联征集妇运史资料而写的。

为了搜集这些作品，费了不少周折。感谢罗晓虹、凌山、董琼南等参加过《妇女界》工作的同志，为我提供了珍藏下来的刊物，查找应仁珍的笔名，并审阅了其中好多篇。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都曾给予查找资料的方便。韩一民同志为了编辑出版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张勤同志帮助封面设计。在此都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本小书，只收集作者公开发表过的部份作品。除那篇医务工作总结是摘要之外，其余都仍其旧貌，只改动个别错字，以存其真。解放前写的十三篇，也许称不上文艺吧，大多是赶任务之作。初中水平的廿岁女青年写作中显露出稚气，是不足为怪的，可贵的是她的勇气和朝气。

附录的作者生平简介，是在她逝世后，用两个多小时匆促写就的，虽然粗疏，大体属实。既经印成文字，在遗体告别仪式时散发过，也就不再改动了。

这本自费出版的小册子，不打算卖钱，只想送给作者的亲朋故旧，关心过、爱护过她的人们作个纪念，并让孩子们多了解一些老一辈人经历过的黑暗年代和探求真理的艰苦历程，从而得到一些启发。

但愿我们的后辈，能活得更幸福些，每个人的才能，特别是妇女的才能，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培育和发展，少经受些来自内部的打击和摧残才好。

梅 洛

1988年6月

目 录

篇 名	原 名	页 次
1. 护病日记	文 惠	1
2. 护士界之母——奈丁格尔女士小传	芳	3
3. 情 书	林 红	6
4. 应该我们去把握命运 不是他来左右我们	林 红	11
5. 我们需要这样的“爱”吗?	林 红	13
6. 东抄西抄	李玉华	16
7. 护 士	芬 芳	20
8. 同性恋爱	芬 芳	22
9. 弟弟的来信	陈玲玲	26
10. 宿舍拾零	李玉华	28
11. 我们要不要 “贤妻良母的薪金”?	林 红	38
12. 关于“我又不是‘工人’” ——答罗四维君	李玉华	41
13. 看到、想到、说到、闻到	李玉华	43
★ ★ ★		
14. 欢聚一堂话家常		48
15. 党领导科学事业的巨大胜利(摘要)		50
16. 声 响		57
17. 红字臂章		67
18. 第一天上班		79
19. 茅丽瑛、义卖会以及其它		94
附录: 应仁珍同志生平简介		100

护 病 日 记

· 文 惠 ·

早死早投胎 八月十五日 天晴

第七床的病人，我很希奇他，叫他吃，不吃，叫他安静些忍耐些，他越是吵得厉害，替他把伤口扎好，一会儿就会扯去，嘴里老是喊着“要死要死！”弄得整个的病房不安宁。我就走到他床前劝慰劝慰他。

“小姐！我要死，我不愿意见这样的世界，儿子拉了去当××（汉奸）兵，媳妇给××（日本）兵弄死了，我老头子又遭了这次的横祸——给××（日本）汽车轧去了腿——今世我老了，残废了不能与鬼子拼命，小姐我要死！早死早投胎，再过十几年……”我未走到他的床边，他就告诉这些话，我的劝慰依然去不了他内心的疾病，他依然是不吃，哭喊，要死，唉！他的恨，几时才能死去呢？

医了病医不了饿 八月二十日 天晴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所以×牧师又传说耶稣的救恩了，他又传说耶稣的奇事，悔改，灵魂……，我偷偷地看看每个病人，觉得他们都不在注意他的话，有的还蒙了面，塞了耳。

下午，我在南京路，迎面来了一个化子。他叫我一声×小姐，那熟识的声调和脸儿，使我立刻记起了他是第二床的病人，前天出院的。我记得他是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来的，并由×牧师介绍，免费……叫他悔过，叫他信耶稣，我想不到今天会在南京路上碰见他，而他依然是与从前一样的一个

乞丐。心头突然起了一个问号：耶稣十全的教法怎么只有一半，医好了他的疾病，却医不了他的饥饿。

贫——病 八月二十日 天晴

和柴一般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看看就知道快要死了，他是生肺病病的，刚刚进院，又咯了一次血，他还对我说：“小姐，假使我有钱，我不会弄到今日这样的，我就老早医治了，为了生活的重担，我不曾向店中请一日假，就是略有寒热，我还是硬了头皮撑着，不然，我就会失业的，你想，祖母，母亲，女人，小儿，一家都要靠我生活的呵！”他的病终于和他的身体一起结束了，那时是下午三时。听说他的祖母，母亲，妻子，都哭得晕了过去。

我也杀人 八月二十二日 天晴

一辆救护车，送来了两个枪伤的病人，在一星期后的今日，又将他们载了回去。

医院中突然紧张起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行人禁止通行，这显然是戒严了。

二个病人由××(日本)人保镖，坐小汽车去了。

在这里，我们替他打救命针，注射盐水，特别护士照料他。现在好了，放生了他，任他再去作杀害同胞的事，再去走狗，我们为什么救活了他，我们也同他一样地杀害同胞……我是汉奸！

(原载上海《妇女界》1940年第一卷二期)

护 士 界 之 母

——奈丁格尔女士小传

· 芳 ·

奈丁格尔女士，一八二〇年五月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她的父亲是英国著名的富翁并且乐善好施，所以，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就有着悲天悯人的性格。她不但以救济贫苦的人为乐，甚至对虫豸也爱护备至，常常为一只跌伤的猫或被顽童打伤的狗包扎伤口。她常说：“人必须要有仁爱和同情的心，尤其是一个女子。”可见奈氏从小就对护病事业发生了兴趣。

英国的护病事业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良好的基础。那时照护病人多半是由病者的家属或女修道士做的，她们没有一点护病经验，没受过一点训练。所以，当时医院里的情形，十分潦草。病人死亡率很高，许多人看到了这种情形，都感慨得很，但只有感慨，没有改进，对于事实的发展是毫无益处的。奈氏看到这点，觉得要是能改进护病事业，减低病者死亡率这真是人世间的真正工作。于是到了二十岁，她便恳求她的父母答应她去学习护士。她的父母听了，不但不答应，并且惊奇万分，因为护病工作在那时的英国社会地位中极为低微，没有一个大家闺秀肯学习护士去照料病人的。

奈丁格尔首次学习护士的请求虽被父母所婉拒，但她想改进护病事业，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也就是提高女子职

业地位的心理，从没有一天在她心中泯灭过。

有一天，美国高斯博士和伯拿克女士在她家里作客，奈氏便乘机请教高斯博士：

“你以为护病事业是不是一个令人畏惧和卑贱的工作？”

“护病事业我想是一个最清高的事业。”

经高斯博士的证实从此奈氏更感到：

“世界上有比这个更清高的职业吗？有比这更适合于女子的工作吗？”（奈丁格尔言录）

一八五〇年，奈氏已经卅岁了，当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三条出路：一、文学家，二、贤妻良母，三、护士。可是她在这三条路中终于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前二条路，选定第三条了。这理由是因为她觉得：

“生命不是假日的游戏，不是聪明的书，不是教训人的学校，也不是眼泪的流域，乃是力战，奋斗，与恶主义角力，手足并用。”（同上）所以前二条路虽然比后一条容易走，有时也为家属赞同，但她却走上这条满目荒凉的护士的开拓者的道路了。

就在这一年奈氏在德国凯撒斯韦尔基督教女执事学校学习了四个月护士。一八五三年便被伦敦高等妇女医院聘请，为管理之职，结果，成绩斐然，病房处理得井井有条，病者不但在疾病上得到良好医治和照料，并且在心灵上也蒙受了女士伟大的慈祥教化。

一八五四年，俄罗斯与英法爆发了克里米亚战役，女士觉得前线的救护事业，较后方，更为重要，就辞退了后方的要职，率领了三十八位护士，赶到前方服务。那时，前方护病工作简直是一塌糊涂，病床蔓延至十二英里之长，并且每张病床相隔只一尺多，空气浑浊，健康的人呼吸到了都要

昏迷，何况病人？折腿断臂的病人毫无适当的地方可以安置，各种日用品也一无所有。奈丁格尔目睹这样的惨景，便下了决心设法改善。

果然三个月后，病房秩序渐趋正常了。有合宜而富于滋养的食物，有清洁的衣服，有“痊愈兵士的休息所，阅览室，游艺场。并举行各种演讲，以纠正伤兵不良嗜好，开设咖啡店一所，以免伤兵滥上酒馆。”（护病历史第七章奈丁格尔女士事迹）。

一八五六年，英俄停战，奈氏也在这一年八月安返故里，英政府为了纪念女士的功绩，便设立一个护士学校在多马医院。一八六〇年，护士学校正式开课，护士穿棕色制服白裙白帽。该校首届毕业生，是为世界护士之母。

一九一〇年，女士逝世，享年九十又三个月。从此一代医护界伟人就是我们告辞了，可是，直到现在这个医护界开拓者的一生事迹永远留在每个从事护士工作的人的心中。

（原载上海《妇女界》1940年第一卷三期）

情 书

• 林 红 •

不做商品，要做人；不靠别人，靠自身。

宝隆酒店开在宁波唯一热闹的东大街已有十五年了。所以店主人张宝兴老先生决定最近要在招牌上添个“老”字，以资号召。

厚生是宝隆酒店的少主人，今年二十岁，生得风流洒脱，尤其是二只眼睛，炯炯有光，可惜，厚嘴唇却给他带来了不快。照张家一向的老规矩，二十岁的儿子是应该替代父亲把持店务的了，象二伯伯家二十一岁的方生把持隆兴纸号一样，可是，张宝兴先生是张门一家四雄中的最开明者，他决心要完成儿子学业——中学毕业，宁可自己多吃几年苦；天天早晨六时起身，晚上十一时睡觉，整日在酒、油钱中滚来过去。

盘算盘算日子，翻翻日历，不觉今天又是星期六了，张先生想“厚生这孩子上星期六没回家，这星期六也该回家了，少年夫妻是应该常常碰碰头的”。原来厚生是住读在外的。厚生在十七岁的时候，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邻居王姓的姑娘结了婚，一个男孩子一到十七岁，无论如何必得结婚，这是张家的老规矩。假如，做父亲的，不给他儿子在十七岁的时候完成婚礼，他将受到众亲的唾骂，应得有辱张家门风和暴露穷相的罪状；做儿子的，假如托辞年纪太轻或还要念几年书，不愿意在十七岁结婚，他将成为众矢之

的，认为是大逆不道。好在张家门风一直很好，从没有辱门风，暴露穷相的父亲和大逆不道的儿子出现过，厚生的六位堂兄不是都乖乖的在十七岁时结了婚吗？(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满意自己的婚事的)厚生的妻子叫爱珍，是一个很玲珑和很美丽的女子，也读了六年书，可谓乡村中的佼佼者。结婚以来，他们俩的感情很好，从没有大声吵嘴过，象其他厚生堂兄夫妇一样。

四月里是一年中最好的气候，不热不冷，风轻轻地吹来，又缓缓地逝去，不慌不忙，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季候中，似乎性情也和平些。

天渐渐地接近黄昏，买客逐渐稀落下去，张老先生把老光眼镜脱下拭了拭明净又戴上，望望日历又望辰光，嘴里不禁叽哩咕罗的自语起来：“厚生这孩子居然这星期六还不回来，小夫妻间口角了吗？人病了吗？”后二句说得很轻，连他自己也听不大清楚。

骤然，有个人影从店门口跃进，张老先生急忙把头一抬，呵，原来是个邮差，投了一封信在店柜上，伙计拿了信直奔里堂，他知道这信一定是爱珍的，爱珍近来加入一个什么妇女班，信可就多了，不过年青的人总爱到外面跑跑的不能管得太紧，这一点张老先生很明白，所以，有时爱珍告诉他到妇女班去时，他也不阻挠。

买客一个也没有了，张老先生顺手拿报来，看看今天的金价。

“爸爸！爸爸！你看这信，我完全知道，这信是谁写的”。爱珍到张家三年了，从没象今天那样面红耳赤，面对长辈，面对伙计，大声地说着话。张老先生给媳妇的异样状态弄得有些迷惑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啊？勒索吗？警告不要

卖东洋货吗？他赶快把眼镜弄一弄正，接过信来看：

我所亲爱的爱人呀：

自从那天我在妇女班上碰见你以后，我整日 晚 的 想 到 你，无论是睡着，站着或坐着；无论是白天，黑夜或黄昏；无论是公余公忙，吃饭喝茶，你的倩影盘占了我整个的脑海，你的声音响激了我整个的四周，我爱你，我真爱你。我希望你，在这星期日的下午二时，到新珠大戏院去，我在那里等候你。祈你准时赴约，给我这颗将枯的弱草以一点甘露。

此颂

近安！

爱慕你的王良万上

五月六日

“喂，喂，爱珍你说这封信是谁写的，你说呀！你刚才不是告诉我你知道写信是谁吗？”张老先生活到这么老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情书，觉得写得真是荒唐，且文句也不很通顺。

“爸爸，我当然知道是谁写的，你不认得这字吗？爸爸！我们还是到里面去谈吧”爱珍渐渐地镇静下来，想 到 大 庭 广 众 对 公 公 讲 男 女 的 话 也许很不方便，所以，请求张老先生到里面去讲，张老先生为了要彻底明瞭 此 封 离 奇 的 来 信 起见，也顾不得店务直跟着媳妇跑。

“爸爸，你是知道的，上月一号我加入了一个妇女班，我为什么要加入妇女班？我想求一点知识，趁着我现在年纪还轻，又没有孩子。”爱珍说到这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这倒使张老先生有些为难了。“厚生，他不赞成，他说，女人结了婚什么都解决了，还要知识做什么，知识不过

是一种找饭吃的工具，比不得我们男人，必定要多识一点字，将来找起事情来容易些，因为我们不但要养自己，还要养父母，养妻子，养儿女；我当时和他吵起来，我回驳说女人为什不要多求些知识，难道女人不是人吗？那知他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我想你不是去找知识，恐怕是去找爱情吧！所以，我断定这信一定是他写的。”爱珍越说越兴奋，后来竟连眼泪也不淌了。

“那么，你妇女班就不要去了吧！”张老先生无可奈何地这样不关痛痒地回答着。

“我为什么不要去，我偏要去，他以为女人一定要依靠男人吗？我就要做给他看，我要靠我自己。”

“你真是小孩子即使这信真是厚生写的，不正是表示喜欢你的缘故吗？”

“爸爸，这样叫喜欢吗？他简直把女人当作一件商品，一块钱了。这件商品，这块钱现在为他所有，他就是这商品，这块钱的主人，他要主宰一切，可是我，偏不高兴，我要做人，我为什么要做商品。”她觉得厚生就在眼前似的，这样理直气壮地滔滔地为本身的地位辩护着。

“不要太任性了，休息休息吧，我要到店堂里去啦！”说罢，他老先生慢慢地踱往店堂。显然，他是左右为难了。

黄昏换了黑夜，黑夜又换了明天的白昼，风缓缓地 from 窗口奔进来，爱珍躺在床上，浑身发烧，她的两眼直瞪天花板，好象天花板能解答她的疑难似的。远处传来了鸡鸣的声音。

“该不早了吧！”她自语着，翻过身，她触着隔夜所看的那本书；那本书中特别为她所记得的几句，现在迅速地跳进爱珍的意识里：

“要获得妇女彻底解放，首先要靠自身亲历其境的妇女自己，而目前妇女解放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努力参加抗战工作。”

“真的，我要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董的一声，爱珍起来了。

（原载《妇女界》一九四〇年第一卷五期）